

011179

曾國垣著

先秦戰爭哲學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S

011179

E 092

881



S9009571

曾國垣著

先秦戰爭哲學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初版

先秦戰爭哲學

一冊

著者

曾

國

垣

發行者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先秦戰爭哲學

目 錄

第一章 導言	一
第一節 先秦戰爭哲學的材料問題	一
第二節 先秦戰爭哲學的形式問題	五
第二章 先秦時代及那時代的思潮	八
第一節 先秦時代	八
第二節 先秦時代的思潮	二
第三章 先秦諸子	七
第一節 道家	九
第二節 儒家	一
第三節 墨家	五

第四節	法家	二六
-----	----	----

第五節	雜家	二八
-----	----	----

第六節	兵家	二九
-----	----	----

第四章	先秦戰爭本體論	四〇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戰爭的定義	四一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二節	戰爭的種類	四二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三節	戰爭與政治的關係	四四
-----	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節	戰爭目的	八二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五節	戰爭手段	九三
-----	------	----

第六節	戰爭要素	九六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五章	先秦戰爭價值論	一三〇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	戰爭的科學價值	一三一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	戰爭的道德價值	一三八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三節	戰爭的藝術價值	一四八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	先秦戰爭認識論	一六六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	焚書坑儒和陰陽五行	一七三
-----	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導 言

第一節 先秦戰爭哲學的材料問題

政治思想構成政治哲學，同樣地，戰爭思想構成戰爭哲學。先秦時代，政治思想包括了戰爭思想，所以政治哲學也包括了戰爭哲學。

雖然，先秦時代的戰爭哲學包含於政治哲學之內，但二者並非結為一體，不可分離，因為戰爭哲學本身自具有獨特的性格。

中國政治哲學始於封建時代，以周公為那時代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，主張禮樂與兵刑並行，文治與武功並重。這種政治思想雖然對於後來儒家的影響很大，究竟只是開端。直到先秦諸子，先後提出各種政治哲學，才使中國政治理論放一異彩；而中國的戰爭哲學也在那時代蔚為奇觀。所以先秦戰爭哲學的取材範圍，自當取之於先秦諸子，上起老子，下訖尉繚。不過先秦諸子的學說紛紜，自然不會每一種學說都和戰爭哲學有關，取之為材，這其間必須有所去捨。

先秦諸子，被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分作六家。

史記太史公自序：「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爲治者也。」

據司馬談所分，沒有兵家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分，比司馬談所分的多出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等四家，也沒有兵家，但另列兵書略。如果「兵」也算作一家，總共有十一家。

司馬談以爲陰陽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和道家都「務爲治」，那麼，這六家都該與戰爭哲學有關。其實不然，陰陽家和名家並不都「務爲治」。

陰陽家的代表人物——騶衍的學說，有關於政治的，只提出「五德說」，解釋全部政治歷史的相繼轉移，構成一種政治的歷史哲學，雖然這學說對於後來的政治和學術都有很大的影響，但和當時的戰爭哲學無關。

騶衍所謂「五德」，是指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五行之德，全部政治歷史都依照這五德的次序轉移：土德終則木德始，木德終則金德始，……此終彼始，所以又稱爲「終始五德」。

文選李善注引騶子語：「虞土，夏木，殷金，周火。」

一代的開國之君皆佔一德：虞佔土德，夏佔木德，殷佔金德，周佔火德。周室到戰國時代，極其衰微，火德快要終結，「代火者必將水」（語見呂氏春秋有始覽）；於是七雄之中，誰都希望能得天之符應，成立統一的水德政府。

五德說會影響戰爭，但與戰爭哲學無關，陰陽家可置而勿論。

其次名家，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。惠施有惠子一篇，見漢書藝文志，已不傳。他的思想，僅在莊子天下篇裡記有十事，大都是宇宙論和認識論，與戰爭哲學無關。公孫龍有公孫龍子十四篇，現存

六篇，與政治、軍事都不相干。另外，鄧析子和尹文子兩書，雖以名理來討論政治，但都是偽書。所以名家也可撇開不談。

司馬談所分的六家之中，還剩下道、儒、墨、法四家，那都是和戰爭哲學有關的。

漢志所增的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四家以及兵書略的兵家之中，小說家和農家，決不會和戰爭哲學有關係；縱橫家也沒有什麼哲理可談；這些都捨而不用。所以，先秦戰爭哲學的取材，僅及道、儒、墨、法、雜、兵六家。

先秦戰爭哲學的取材範圍決定之後，還須考慮這些材料的真偽和年代。

先秦的書，真的和偽的混在一起，而且偽書不少，這以子部最多，經部也有。

像孔子家語，是經部的書，漢志說有二十七篇，今本只有十篇，魏王肅注。

禮記樂記孔疏引馬昭語：「家語，王肅所增加。」

王柏家語考：「家語乃王肅取左傳、國語、荀、孟、二戴記割裂織成之。」

根據這兩段話，孔子家語連書帶注都是王肅一人包辦，原書久已亡佚。

孔子家語整部是偽書。另外一些書，其中一部分真，一部分偽，這類書令後人最傷腦筋，然而這類書佔多數，像韓非子，第一篇初見秦，本是張儀說秦王的書，見戰國策，不是韓非所有，却被收入韓非書中。論語該是最可靠的書了，但據清人崔述的考證，其中真的佔十之八九，最後的幾篇，仍然有假。

嚴格地說，所有的古籍，幾乎沒有一部仍有其本來面目。因為古人的書，很少由自己執筆，大都由弟子門人陸續寫成，所以真中常有假。

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：「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，皆是後人綴輯。」

孫星衍問字堂集和孫詒讓墨子後語也都說古書不必自著。

古籍之中，既有許多全部偽或者部分偽的書，所以後人自非加以辨別不可；但經過辨別真偽之後，那些偽書是否一概不予採用呢？

韓非子顯學：「無參驗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據之者，誣也。」

照韓非子的說法，採取假書爲材料，非愚即誣。確實，這會使系統混亂，是非顛倒，詒害無窮。不過，先秦戰爭哲學的取材，有的明知其偽，却又不得不用，這理由有二：

第一、全部出於偽造的書，視偽造者和偽造的時代而定其有否採用的價值。如果這部偽書的偽造者是先秦時代的人，或者偽造的時代不出先秦，書中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書以前的資料，不論其是否爲偽，自當採用。據胡適說：管子是戰國末年偽造的書，書是假的，但時代不出先秦，還是有採用的價值。

第二、部分真部分偽的書，只要偽的部分仍是這一家的學說，並不自相矛盾，還是可以採用。

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：「其所謂家者，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。父傳之子，師傳之弟，則謂之家法。……稱述師說者，即附之一家之中，……原不必於一家之中，分別其孰爲手撰，孰爲著述也。」

所以，凡道、儒、墨、法、雜五家之書，只要成於先秦時代，而且是一家言，便可作爲本書的材料。但是兵家之書例外，今傳先秦時代的兵書，嚴格說來，都有問題，如果捨而不用，就別無可取之書了，所以，不得不只問價值，休管真偽。

第二節 先秦戰爭哲學的形式問題

世界上的哲學，初起之時，計有獨立發生的四系：在西方，有希臘和猶太兩系；在東方，有中國和印度兩系。羅馬時代，西方的猶太系加入希臘系；六朝時候起，東方的印度系開始加入中國系；時至今日，世界上只剩下西洋哲學和中國哲學兩系。

西洋的哲學家，一些在提出問題，一些在解決問題，所以哲學的問題不必永遠是固定的那幾個。但是西洋哲學是以人生理想，宇宙原理和認識本質爲研究對象，不論是提出問題，或者是解決問題，大都不會超出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外，所以比較固定，而且重要的問題常是形上學、價值論和認識論。

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不同，它是以「人」作爲主要的研究對象，所以內容以倫理說爲最多，其次是政治哲學——政治哲學亦屬倫理說的擴張。儒、墨、法三家的哲學，都是以人生爲研究的對象；道家雖然論說天道，但終歸於人道。

尹文子大道：「雖彌綸天地，牢籠萬品，但爲治道之外，而非羣生之所餐挹，則聖人措而不言。」尹文子是一部僞書，原不足引，但這段話却道出了中國哲學的特徵。

中國哲學不止內容與西洋哲學不同，在形式上也不像西洋哲學那樣很有系統的提出幾個重要問題來。因此，有些人執西洋哲學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哲學，便說中國沒有哲學；若此，則我們也可以執中國哲學的標準去衡量西洋哲學，豈不西洋也沒有哲學了？這些說法，都不免執著一端，顯見偏倚。

天下的事，都可以異中求同，同中求異。易繫辭說：「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」不論如何「殊塗」，自有其「同歸」——共通之處。

孟子離婁：「舜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，東夷之人也；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，西夷之人也；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，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歲，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」這不算希奇，若中國的孔子和墨子，猶太的耶穌基督，印度的釋迦牟尼，居非同地，生不同時，而孔子的仁，墨子的兼愛。耶穌的博愛，釋迦的慈悲，寧非「其揆一也」？

哲學也是如此。柏拉圖、雅里斯多德時代的思想，以爲宇宙間森羅萬象，倏起倏滅，旋有旋無，都是俄頃的幻象，在這幻象之後，或在這幻象之中，必有不生不滅、不變不易的根本原理在；這豈不是佛家的「常住」？莊子齊物論：「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乎未始有无也者。」這豈不是禪宗所傳說的「拈花示衆」？

同樣地，西洋哲學的幾個重要問題——形上學，價值論和認識論，在中國哲學裡不是沒有，只是不會標出這樣的形式而已。譬如：

老子二十五章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。」

莊子大宗師：「夫道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，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，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在太極之先，而不爲高，在六極之下，而不爲深，先天地生，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，而不爲老。」

這兩段話是本體論。

易繫辭：「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」

老子四十二章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

這兩段話是宇宙論。

合本體論與宇宙論爲形上學。

荀子正名：「物有同狀而異所者，有異狀而同所者，可別也。狀同而爲異所者，雖可合，謂之二實。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，謂之化。有化而無別，謂之一實，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。」

公孫龍子白馬論：「馬者，無去取於色，故黃黑皆所以應。白馬著，有去取於色，黃黑馬皆可以色去，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。無去者，非有去也，故曰：白馬非馬。」

這兩段話是認識論。

至於價值論，在中國哲學裡的領域最廣，倫理說中到處可見，茲不贅舉。

基於此，先秦戰爭哲學也可以採用西洋哲學的形式，分爲戰爭本體論，戰爭價值論和戰爭認識論。

第二章 先秦時代及那時代的思潮

某一種學說的產生，與當時政治社會及思想潮流大有關係。譬如孔子，他是魯國人。魯是周公的封邑，周公親手制禮，那地方一定多禮。孔子既生於多禮之邦，自然受禮的影響，何況他後來又周遊列國，發現別處的文物制度都不及魯國，所以他的思想極力主張恢復周公的遺制。墨子是宋國的大夫。宋是微子的封邑，是個「質勝文」的地方，有點「野」。墨子在這樣的環境中，便覺得儒家那套「文勝質則史」的思潮是走下坡的，所以以節用、節葬、非樂來反對儒家的「文」。

中國戰爭哲學產生於先秦時代，自然和這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態以及思想潮流有很大關係，所以本章先述先秦時代，次述先秦時代的思潮。

第一節 先秦時代

先秦時代是指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，這兩個時代都先於秦，故稱先秦時代。

一、春秋時代

孔子修魯史，作春秋，起於魯隱公元年，訖於魯哀公十四年，即周王四十九年（公元前七十二年）到周敬王三十九年（公元前四八一年）。春秋時代便以春秋經的起訖爲起訖，共二百四十二年。

春秋時代的二百多年中，舊制度多已崩壞，天下無道，諸侯爭霸，戰禍頻乘，這是一個征伐的亂世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：「及至厲王，以惡聞其過，公卿懼而禍作，厲王遂奔於彘，亂自京師始，而共和行政焉。是後或力征，強乘弱，興師不請天子，然挾王室之義，以討伐爲盟主，政由五伯，諸侯恣行，侈不軌，賊臣篡子滋起矣。齊、晉、秦、楚，其至成周，微甚，封或百里，或五十里；晉阻三河，齊負東海，楚介江淮，秦因雍州之固，四國迭興，更爲伯主，文武所褒大封，皆威而服焉。」

這段話說出了春秋時代的政治概況。西周時代，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；但到了春秋時代，「興師不請天子」，「政由五伯」，而且「賊臣篡子滋起」，可見這是怎樣混亂的一個時代。

唐司馬貞史記索隱：「伯，音霸。五伯者：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莊王也。」

所謂「五伯」，便是一時的或一方的共主。他們爲了爭霸，乃「挾王室之義」，提出「尊王」的口號；此外更提出「襄夷」的口號，以爲團結中原諸侯的工具。

當時的夷，是指入侵中原的戎翟；除了戎翟之外，五伯中的楚和秦，也算是夷。

公羊傳僖四年：「桓公救中國，而攘夷狄。」

齊桓公首先稱霸，所攘的夷狄，主要的是南方的楚。楚不但被中原諸侯目爲夷狄，連它自己也承認是

的。

史記齊世家：「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，夷狄自置。」

所以，齊、楚的爭霸，也就是中原諸侯的攘夷。

這以後，晉文公與秦穆公爭霸。秦的地盤在西北，所以「諸夏賓之，比於戎翟」（語見史記六國表）
。晉文之拒秦穆，也是攘夷。

更後，晉又與楚爭霸，於是晉聯吳，楚聯越。吳強大之後，又與楚爭霸權，最後又敗於越王句踐。秦、楚、吳、越，無一非夷。春秋時代的霸權爭奪戰中，主要的還是攘夷的戰爭。

宋高似孫子略：「周衰，制隳法蕩，政不克綱，強弱相凌，一趨於武，修兵圖霸，干戈相尋，甚可畏也！」

春秋時代確是個「甚可畏也」的時代，難怪孔子說：「久矣！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（語見論語述而。）

二、戰國時代

史記周本紀：「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命韓、趙、魏爲諸侯。」

從前計算戰國時代的起訖，都根據史記這句話，把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四〇三年）作爲戰國時代起始之年。據近人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三晉始侯考的考訂，以爲三家分晉不始於稱侯之年，而且三晉稱侯也不在同一年：魏最先，在威烈王元年（公元前四二五年）；其次是趙，在威烈王二十三年；最後的是韓，在周安王十六年（公元前三八六年）。如果錢穆的考證不錯，戰國時代就該從威烈王元年算起，算到

秦始皇統一天下（公元前二二一年）爲止，共二百零四年。

在這二百零四年中，七國爭雄，有甚於春秋時代的五伯爭霸。

司馬貞史記索隱：「六國乃魏、韓、趙、楚、燕、齊，并秦凡七國，號曰七雄。」

七雄爲了各求生存發展，不得不務力尙戰，否則，便得歸於滅亡。各國都務力尙戰，所以稱各國爲「戰國」，又稱這個時代爲「戰國時代」。

史記六國表：「是後陪臣執政，大夫世祿，六卿擅晉權，征伐會盟，威重於諸侯。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，諸侯晏然勿討，海內舉於戰功矣。三國終之，卒分晉；田和亦滅齊而有之：六國之盛自此始。務在強兵并敵，謀詐用，而從衡短長之說起，矯稱蠶出，誓盟不信，雖置質剖符，猶不能約束也。秦始皇小國，僻遠，諸夏賓之，比於戎翟，至獻公之後，常雄諸侯，……卒并天下。」

淮南子要略：「六國諸侯，……各自治其境內，守其分地，握其權柄，擅其政令，下無方伯，上無天子，力征爭權，勝者爲右。」

清顧炎武日知錄：「春秋時猶尊禮重信，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。……邦無定交，士無定主。……不待始皇之一并天下，而文、武之道盡矣。」

由於這幾段話，可知七國之間，絕無禮信；各國只知道對內力求統一，以謀國富，對外力求兵強，以謀發展。戰國初期，齊、魏抗衡；到了中世，齊、秦爭雄，楚也參與其間；末期則是六國聯合來對付秦國，終被秦用遠交近攻的策略，把六國各個擊破，而統一天下。

戰國時代除了七國爭雄的戰禍之外，還有匈奴的入侵。秦、趙、燕三國都和匈奴接壤，都造了長城以

防外患；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，才把這些比較短的長城連接成一整條長的長城。（據顧炎武說。）

唐李華弔古戰場文：「秦起長城，竟海爲關，荼毒生靈，萬里朱殷。」

李華的話，是罵長城，其實長城本身並無可罵之罪。北方地勢平坦，非長城不足以「限戎馬之足」；而且這也並不完全是取守勢，因爲長城之內，便是基地，可以屯兵屯糧，可以生產訓練，不止退可以守，進也可以攻。趙國的李牧，便以守作爲攻的準備，結果大破匈奴。

史記李牧傳：「李牧者，……常居代雁門，備匈奴，……厚遇戰士，爲約曰：『匈奴卽入盜，急人收保，有敢捕虜者斬！』……如是數歲。……匈奴數歲無所得，終以爲怯。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，皆願一戰。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，選騎得萬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萬人，殺者十萬人，悉勒習戰。大縱畜牧，人民滿野。匈奴小人，佯北不勝，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聞之，大率衆來入。李牧多爲奇陳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，滅襁褓，破東胡，降林胡，單于奔走，其後十餘歲，匈奴不敢近趙邊城。」

戰國時代對付匈奴的歷次戰役中，只有這一次獲得勝利。

由上所言，可見戰國時代的混亂，比之春秋時代，有過之，無不及。

第二節 先秦時代的思潮

孟子言性善，荀子言性惡，性的善和惡是人心的兩極，由此而產生王道和霸道兩流。先秦時代的思潮，便分這王、霸兩流，王道可算是逆流，霸道却是主流。